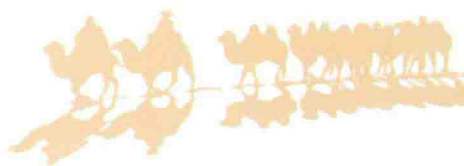


黄剑华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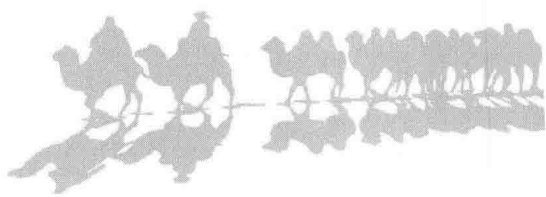
西域 丝路 文明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黄剑华 / 著

西域 丝路 文明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域丝路文明 / 黄剑华著. -- 成都 :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464-1505-5

I. ①西… II. ①黄… III. ①西域—文化史 IV.

① 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1856 号

西域丝路文明

XIYU SILU WENMING

黄剑华 / 著

出品人 石碧川

责任编辑 李卫平

责任校对 张 巧

装帧设计 相艺术

责任印制 干燕飞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742352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8mm×240mm

印 张 1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4-1505-5

定 价 38.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28) 87781035

引言

东西方文化交流对古代世界文明进程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而影响最大的，便是灿烂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和西域诸国之间最早的一条交往和通商之路，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成功开通之后，很快发展成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文化经济通道。世界东方的古老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她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和其他区域文明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东西方文化交流在汉唐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华民族通过丝绸之路吸纳了许多其他区域文明的精华，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

丝绸之路对西域诸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来自中原王朝的影响，对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意义深远的浸润和融合。汉唐时期，朝廷都将经营西域作为对外开放和拓展的主要目标，将西域诸国纳入国力强盛的中央政府的统辖和版图之中，从而促进了这些绿洲城邦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奠定了中国各兄弟民族的联合和团结。其次，来自中亚、西亚与南亚的影响，

为西域诸国的商贸和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都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东西。特别是佛教的东渐和犍陀罗艺术的传播，使西域诸国成了佛事活动最为昌盛的地方，并在丝绸之路沿线建造了大量的寺庙雕塑和石窟造像，从而对中原和内地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西域传入内地的，当然并不仅仅是佛教和犍陀罗艺术，还有西域丰富的物产和多彩的乐舞。正是由于这种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经过吸纳和融合，才有了大唐帝国如日中天的强盛和繁荣。

丝绸之路是世界古代交通史上一道最亮丽的风景，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绚丽的篇章。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风云变幻之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和文明社会的快速发展，古老的丝绸之路逐渐被海路和更为先进的交通方式所取代，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但丝绸之路所象征的开放精神，则永远是我们视野中一座不朽的丰碑。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古国，那些湮没在大漠中的城邦，以及留存至今的大量遗址，也依然在用穿越时空的巨大魅力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打动着我们的心弦。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篇

大漠上的丝绸之路

1. 丝路的由来和开通 003

穆天子的西行传说 004

张骞凿空通西域 008

班超的杰出贡献 013

丝路的路线走向 017

2. 丝路上的古代旅行者 020

高僧法显的万里之行 021

唐僧玄奘西天取经 025

马可·波罗的游历 029

3.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篇章 033

活跃的丝路商队 034

东传的物产 039

进入中原的西域乐舞 042

目录 CONTENTS

第二篇

史籍记述中的西域古国

1. 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城邦 048

香妃故里疏勒 049

出产美玉的地方于阗 052

天马的故乡乌孙 056

乐舞之邦龟兹 061

2. 葱岭西侧丝路诸国 065

西迁的大月氏 066

游牧的康居人 071

塞人之国 074

善于经商的波斯湾诸国 076

佛国天竺 081

西望大秦 084

阿拉伯人的兴起 088

3. 汉唐在西域的经营 091

统辖西域的都护府 092

和亲与授印 096

河西走廊上的重镇 100

军屯与戍守 105

第三篇

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发现

1. 西方的探险考古之行 112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 113

斯文·赫定的探险 116

贝格曼的考古发现 122

2. 外国来华的探险掘宝者 129

不遗余力的斯坦因 130

敦煌宝藏的劫难 139

接踵而至的掠夺者 143

3. 中国学者的丝路考古 146

早期的探索者 147

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调查 150

目录 CONTENTS

第四篇

湮没的丝路古城

1. 罗布泊荒漠中的楼兰王国	156
神秘的楼兰	157
荒漠中的遗存	160
最近的考古调查	164
2. 火焰山下的重镇	166
吐鲁番的门户——交河故城	167
高昌的兴衰	171
3. 丝路上的古城遗址	178
尼雅河畔的废墟	179
隐藏着的都城于阗	185
追寻其他古城遗迹	188

第五篇

丝路石窟艺术

1. 佛教沿丝路的传播	192
废墟中的有翼天使	193
东传的犍陀罗艺术	197
2. 丝路造像艺术的杰作	203
瑰丽的龟兹石窟	205
高昌的千佛洞遗存	211
河西的神秘大佛	216
灿烂的莫高窟	224
后记	228

第一篇 大漠上的丝绸之路

丝路的由来和开通 / 丝路上的古代旅行者 /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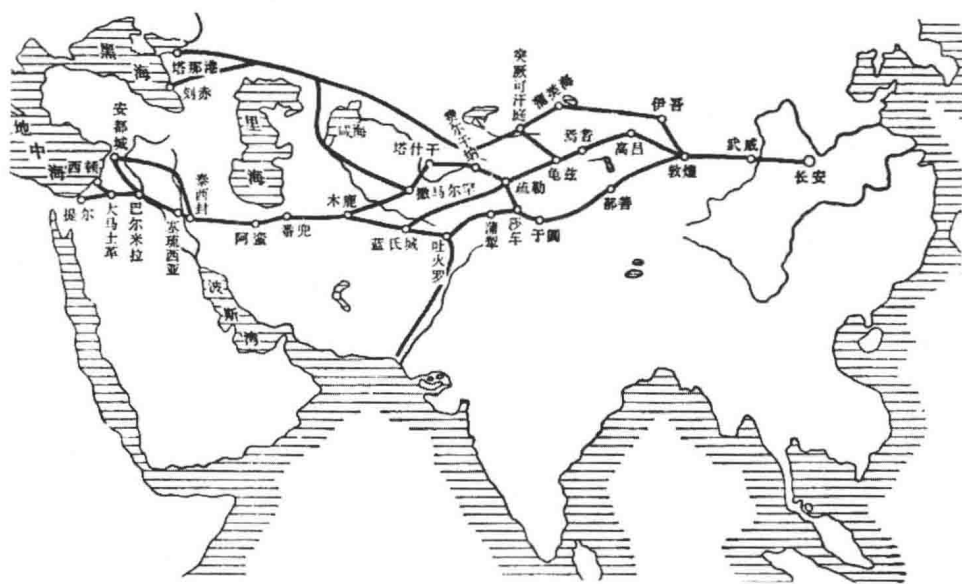
在遥远的古代，当世界从愚昧走向文明，先民们就开始了与远方的交往。正是这种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往与碰撞，以及商贸活动的日益兴旺和繁荣，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谱写了绚丽的篇章。在世界东方与西方之间，就有这样一条商贸往来和文化交往的古道，它就是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并不单纯是一条古老的通商之道，它更是连接古代五大文明的纽带，是东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的桥梁，是横贯欧亚大陆的历史文化大动脉。丝绸之路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古道，也并不仅仅使我们回想起产于古代中国的那些美丽的丝绸，更使我们联想到汉唐的强盛和繁荣，联想到那些丝路古国的兴衰和丝路上那些迁徙的民族，联想到我们勤劳智慧勇敢的祖先通过对丝绸之路的开拓，使中国和世界有了密切的联系。

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交往，无论古今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历史也总是在沉淀之后，才越发显示出它的魅力。丝绸之路从繁华的都市出发，穿越苍凉的沙漠和神奇的绿洲，将华夏与西域诸国联系在一起。古老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中亚文明，都在这里交会碰撞。众多的古代民族如羌人、塞人、月氏人、丁零人、匈奴人、突厥人、回鹘人、蒙古人曾在这里迁徙。诸多的古代王国如楼兰(鄯善)、于阗、疏勒、莎车、龟兹、焉耆、高昌、精绝、康居、尉犁……在这里留下了兴衰的遗迹。东传的佛教，以及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遗存。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光的流逝，它们有的已湮没在了流沙之中，但它们并没有从史

籍的记载和人们的心目中消逝。在 20 世纪来临的时候，它们成了备受考古学家们关注的地方，同时也对海内外的旅游者们产生了巨大的诱惑。

丝绸之路那非同寻常的魅力是无法抵御的。现在就让我们穿越时空，走进历史，走进浩瀚的大漠和神奇的绿洲，走进古老的丝路。



丝绸之路示意图

中国的蚕桑起源甚早，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纺织丝绸的国家，根据史籍和考古资料记载，至少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尚书·禹贡》中已有关于丝绸的记载。《礼记·礼运》中说：“后圣有作，治其丝麻，以为布帛。”传说黄帝的夫人嫫祖便是蚕桑丝绸的发明者，被称为“后圣”。1958年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约4700年的一些丝织品。¹在此先后还有一些关于蚕桑丝绸的重要考古发现。到殷商时期，中国的丝绸生产和丝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殷墟发掘出土的铜器上丰富多样的丝织品印痕，以及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华贵精美的丝绸服饰，便是最好的佐证。

美丽的丝绸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而且赢得了周边区域人们的喜爱，并引起了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人民的浓厚兴趣。应运而生的丝绸贸易，为中国带来了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也开启和促进了世界区域文明的交流。交通和贸易，自古就有着密切的关系。丝绸之路是丝绸贸易日益频繁和兴旺的产物。当商人们成群结队地赶着骆驼，频繁地往来于西域和长安之间，将西域的皮毛、香料和各种物产贩运到中原，将丝绸、茶叶贩运到伊朗、印度、罗马和西域诸国，一条横贯欧亚大陆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大道便形成了。由于有了这条非同寻常的丝路，中亚、西亚和欧洲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许久许久，就已经同东方产生了交流和融合。

这条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究竟始于何时，是一个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根据史籍记载，通常认为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始于汉代。而实际上，远在汉代之前，华夏与西域就有了文化往来和商贸活动。世界东西方的交往，可能远比文献记述告诉我们的要早。

1. 参见沈从文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第23~2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

穆天子的西行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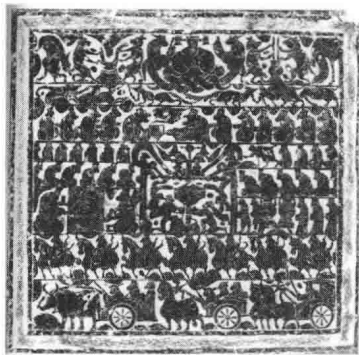
公元 279 年，也就是晋武帝咸宁五年时，我国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在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魏襄王（或言安釐王）墓内出土了大批竹简文书。《晋书·武帝纪》卷三对此做了特别记述：其年十月“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祕府”。这件事情惊动天下，引起了晋朝统治者的关注，大批饱学之士先后参与了对这批出土竹书的整理考校工作，共计得书 16 种、75 卷。¹遗憾的是，这批古书在后世又大都失传，唯有其中的《穆天子传》流传了下来。

《穆天子传》是一部记叙周穆王巡行天下的奇书，特别是前四卷以旅行日记体裁记录了周穆王西行数百天的活动和见闻，同《山海经》一样充满了瑰奇的色彩。尽管学者们对这部杂糅历史和想象的奇书有不同的理解，对其西行路线、地点也有不同解释，见仁见智，疑信不一，但结合其他史籍记载来看，历史上周穆王曾有过西行的壮举则是不争的事实。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屈原《天问》都有穆王周行天下之说，《史记·赵世家》也有“缪王（周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的记述，说明 2100 多年前的太史公司马迁对周穆王的西行壮举是持相信态度的。

《穆天子传》记述说，周穆王率七萃之士，驾八骏之乘，由驭手造父驾车，领六师之众西巡，绝流沙，征昆仑，长驱万里。沿途曾畋猎，钓鱼，祭祀，接受朝见奉献，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还在西王母处做客，觞于瑶池之上，酬酢赋诗，流连忘返。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记述了周穆王“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献上最华贵的丝织品“锦组百纯（匹）”作为礼物，并记述了东土与西土之间的“道里悠远”。这无疑透露了在这次不平凡的西行活动中，周穆王曾携带了大量产于华夏的丝织品，作为馈赠而进入西域的信息。对于这种珍贵的礼物，“西王母再拜受之”，自然是高兴得不行，希望贵客以后“尚能复来”，表达了西王母由衷的喜悦感激之情。如果剔去周穆王和西王母聚会故事中的神话传说色彩，其实透露出的则是中原与西域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和物产交流，以及东方与西方丝绸之谊的描写。

根据《穆天子传》中的记述，概括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周穆王的西行路线大

1. 参见《山海经·穆天子传》第 6 页、第 197 页，岳麓书社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山东滕县出土汉代画像石上的西王母像

致是这样的：由周朝都城洛阳出发，渡过河南漳水，北上井陉，越过太行山，沿滹沱河西北行至内蒙，经由河套折而向西，经过青、甘边界，渡黄河至乐都、西宁，然后经大积石山上溯黄河之源，西行进入新疆，经由和田西南之昆仑山，而至于西王母之邦——今帕米尔地区，又沿叶尔羌河北，到巴基斯坦的瓦罕。也有认为曾到达中亚锡尔河附近，并抵达欧洲大平原（有人以为是吉尔吉斯草原），最后回到喀什然后东归。²虽然先秦时期的交通尚不发达，但从书中的记述来看，当时生态环境显然远比后世要好，从而为周穆王的长途旅行提供了便利和可能。在长达十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中，周穆王由中原西行，周游西域诸国，辗转万里，采访民风，联络友谊，促进了华夏文明与西域文化之间的交往，真可谓是一次充满豪迈之情的西行壮举。

从考古发现看，古老的东方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远在周穆王之前就开始了。在新疆罗布淖尔的原始社会墓群中，发现有只产于东南沿海的海菊贝制珠饰。在西域、中亚、西亚一些考古发掘中，曾发现有黄河流域夏商时期的陶制炊具鬲。在新疆青铜文化时期的许多古墓葬中，发现了来自于中原的青铜器物。而河南殷墟的考古发掘中，于1976年在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中出土756件玉器，根据对玉质的科学鉴定，这些玉器大都是来自于新疆的和田羊脂玉。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中原与西域早就有了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殷墟出土玉器数量之众多（1949年以来总计已达1200件以上），更揭示了殷商王朝对和田玉石的庞大需求量，与之相适应的自然也是两地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的频繁。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安阳还发现了不少殷墟文化时期的车马坑，说明殷商王朝已开始使用马驾的车子，这比世界上的其他区域文明显然要早。到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马车的制造技术日益成熟和高明，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大特色。亚洲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马车的地区，埃及的马车便是公元

2. 参见《山海经·穆天子传》第10页，文正义“跋”，岳麓书社1992年12月第一版；参见陈良《丝路史话》第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版。

前17世纪左右由亚洲人入侵时引进的。³这些考古资料，对《穆天子传》中记述的周穆王乘八骏之车万里西行，也是很好的参照和佐证。正如史学家范文澜所说：“穆王是个大游历家，相传曾到过昆仑山西王母国。一个天子不会冒险远游，当是西方早有通商的道路”。⁴

《穆天子传》中记载的西王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很有意思的人物。《山海经》中对西王母也做了较多的记载。如《西山经》说：“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海内北经》说：“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大荒西经》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从这些记述中可知，西王母是一个浸染着神奇色彩的人物，如果剔去怪诞离奇的成分，透露出的则是古代西域某个氏族部落的情景。很可能这是一个以女性为首领，在西域很有影响的部落。这个部落依然盛行或保留着图腾信仰，有着别具特色的穿着打扮，有丰富的物产和自己的文化，而且与东土有着较为密切的往来与联系。任何神话传说都有其产生的来源和原型，西王母的故事自然也不例外。有学者认为，处于农牧时代的西王母部落，栖居在西域水草丰茂的地方，所谓瑶池很可能就是新疆博格达峰的天池或居延泽。周穆王和西王母设宴聚会之处，会不会就是这里呢？

大概正是由于《山海经》《穆天子传》两部奇书对西王母的记述，使得西王母的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并被后人加以神话传说的种种附会。如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宾客们编撰的《淮南子·览冥训》中就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之说。晋代王嘉《拾遗记》卷三说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时，“西王母乘翠凤之辇而来”，完全是一副端庄雍容神仙中人的形象。而其中一些奇异物品则大都为西域所产，如凌冬而茂的素莲，便可能是雪莲的写照。到《太平广记》卷五十六引《集仙录》则将西王母描写成了“位配西方”的主神，其所居宫阙在“昆仑之圃，阊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飏车羽轮，不可到也”。这已经将西王母彻底地神化了。在汉代随墓葬埋入地下的画像石画像砖上，也刻画了大量的西王母形象，或坐在象征昆仑的山上，或坐在奇异的龙虎座上，充分显示了西王母

3. 参见夏鼐著《考古学论文集·中国文明的起源》下册第67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

4. 参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

神话传说在民间的广泛影响。西王母在秦汉时期成了民间崇奉的主神，这可能是春秋战国之际《山海经》《穆天子传》的撰写者所没有想到的吧。

据学者们研究，《穆天子传》中有三千年前对西北景物的许多珍贵记载。如“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春山很可能即是葱岭。“寡草木而无鸟兽”，则可能是新疆西南的荒山秃岭。“至于群玉之山”“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载玉万只”，记述的可能是和田一带的景物。推测周穆王所经过的南疆之路，应是远古时代早已存在的和田玉东运之路，即后来的丝路南道。书中还有关于野生动物的大量描写，也真实地反映了古代西北地区的情形。其中还有“渴于沙衍，求饮未至”，刺马颈“取其清血以饮”的记述，也是穿越大漠时的真实反映。这些都显示了《穆天子传》这部书的价值。

在交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来看，《穆天子传》仍具有它的意义。书中并不仅仅告诉了我们一个关于周穆王万里西行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早在先秦时期华夏中原就有了对西域的开拓，与西方各部族就有了友好往来和物产交流，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并不闭关自守，而是极富开拓进取精神。《穆天子传》还向我们透露了古代西方各部族的分布情形，对研究西域的历史、地理、古代民族和中西交通，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作用。



山东嘉祥满硐乡出土画像石上的西王母



四川彭山江口乡双河崖墓出土石棺上坐于龙虎座上的西王母